

蒲公英

從《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談起



《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像一句口頭禪，已經高呼了七十七個年頭。記得小時候，五、六歲時，就懂得跟大人高喊《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

我七歲時離開家鄉，那是公元一九五五年。之後，這《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一直高喊了好幾十年，呼聲從孩提時喊到白髮蒼蒼。一九六一年父親帶過洋，這呼聲在千島之國是聽不到了。

記得小時候，正值白色恐怖籠罩著整個菲律賓，我有位老師的妹妹正當苒蔻年華，在宿務市參加讀評會，被有關當局關了二十多年，後來經她的姊夫費盡周章，才從牢裡釋放出來。進去正值青春年華，出來已是人老珠黃，後來嫁給了我一位同學的兄長，與她的夫婿共同生活沒幾年，她的另一半心臟病猝發，就此恩愛夫妻天人永別。

記得那是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那種白色恐怖的氛圍讓人不寒而慄。記得我第一次申請去祖國的台灣省旅遊，簽證是批下來了，有關方面把我的申請書放在護照裡，在中文名字旁寫上了我的筆名「蒲公英」三個字。不知什麼意思，是不是他警告我，「我們是認識你的，最好別發表親共文章」，我是不得而知的。

那紙申請表格至今我放入銀行的保險箱，珍藏起來，留著紀念。

記得父親年輕時，每年都與他的老闆及好友去台灣旅遊。

有一次，他們一行人，走到那裡都好像有人在監視著他們，後來找了位「黨老爺」的人，說明父親一行人，是正當生意人，從此就再也沒有免費保鏢了。

在我年青時，每個華僑商舖，都掛上蔣介石照片。父親的生意合伙人，與好兄

弟也是我的乾爹，家裡就掛有一幀他與幾個當時的僑領與蔣介石的合照。

那年代，我們習慣把BENAVIDEZ街，叫做中山街，那裡有棟自由大廈，俗稱也叫「烏龜洞」。

我這人，從小就熱愛祖國，不過小時候，在當時的僑社，應該是被叫做「赤鼠」的人。不過，我從沒在我的作品裡過於表白我的愛國熱忱。也就這樣，申請去台灣旅遊的簽證，從沒遇到過困難，可以說是出入自由。雖然我從小就是菲籍身份，當時黨老爺們根本就不管你是什麼國籍，只要他們看不順眼的，就一律封殺，誰也別想踏上寶島一步。

我還參加了當時的《大中華日報》文藝版編輯林驕先生舉辦的「五十八年度菲華青年小說創作比賽」，以我的短篇小說《門檻》獲獎敬陪末座。

有不少老師跟朋友都被列入黑名單，當時的白色恐怖是多麼的恐怖啊。

記得那個時期，學校常有「反攻大陸」救濟同胞的募捐運動，說什麼在金門、馬祖用汽球順風投送物資救濟挨餓受凍的大陸同胞。

記得，我唸書時，有一次，杭立武大使就到我們學校訪問，還跟我們握手。

如今，月換星移，當時的以「反攻大陸」為己任的蔣介石忠誠擁護者，都已走入歷史的長河中，連個小小的漣漪，不起眼的浪花也沒見著。

在寶島台灣，如今的當權者，抱著美日大腿，還想垂死掙扎。做著把寶島從祖國大陸分離出去的美夢。他們遲早會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裡，遺臭萬年。

中華民族復興的車輪是不可阻擋的，那些想逆天而行的，終會被歷史的車輪輾得粉身碎骨，遺臭萬年的。

是的，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也不一定會解放台灣的。

2026年1月12日

慎之

菲中官員「文字戰爭」



這場被菲媒形容為「文字戰爭」的風波，表面看是一次社交媒體上的你來我往，實質卻折射出南海問題中長期積累的認知偏差、政治操弄與輿論動員。若順著時間線細細梳理，就不難發現：中方並非所謂「挑釁者」「搞事者」，恰恰相反，是一次本可溫暖人心的人道主義救援，被菲方個別官員不斷政治化、情緒化，最終演變成一場人為放大的外交噪音。

事情的起點並不複雜。2025年12月25日，中國海軍174艦在南海例行巡航中發現一艘菲律賓漁小船發出求救信號。漁船因機械故障已在海上滯留數日，船上漁民缺水少糧，情況緊急。中國軍艦隨即展開救援，提供飲用水和食品，並通過無線電與附近的菲律賓海警4408號船隻進行必要溝通，請菲方盡快接手後續救助。從現場影像、通聯記錄到事後公開的音頻，都清楚表明：這是一場標準、克制、及時的人道主義行動。

然而，正是這一本應被視為「海上互助常識」的舉動，卻迅速被菲海警「西菲律賓海」事務發言人塔列拉拉拉入政治敘事。他一方面「承認並感謝」中方的幫助，另一方面卻急於加上限定條件，質疑救援時長、淡化漁民困境，甚至指責中方「未溝通」「侵入專屬經濟區」，將救援定性為「政治宣傳」。這種前後矛盾、邏輯掙扎的表態，本身就暴露出其關注點並不在漁民安危，而在如何把事件嵌入既有的對華對立框架。

隨著中方在社交平台上以事實回應、以多語種澄清，塔列拉的表述也不斷「升級」：從否認溝通，到在錄音公佈後改口稱「菲船就在附近」；從指稱「只給了一瓶水三包餅乾」，到被逐一「點數」戳穿；從質疑救援合法性，到混淆專屬經濟區與不同海域法律制度，試圖用模糊概念製造「中方違法」的印象。每一次中方擺出事實和法律依

據，菲方個別聲音就不得不調整說辭，卻始終不肯回到問題本身——人命獲救，是否本該超越政治算計。

爭論之所以不斷外溢，還在於菲方持續將社交媒體當作外交與安全議題的「主戰場」。漫畫、短視頻、情緒化語言輪番上陣，把複雜的國際法問題簡化成「誰對誰錯」的口號，把本可通過專業渠道溝通的分歧，包裝成面向國內輿論的「強硬表態」。中方多次強調，無論是南海爭議，還是專屬經濟區重疊問題，都能通過談判與協商解決，而不是靠網絡對罵、標籤化敘事來製造對立。但顯然，這樣的理性立場並不符合某些人「刷存在感」「立人設」的需求。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操作的代價，最終並不由操作者本人承擔。中方在回應中一再指出，炒作緊張局勢、渲染對抗情緒，或許能換來一時的流量與掌聲，卻會實實在在損害普通菲律賓民眾的利益——包括地區穩定、發展機遇以及本可通過合作獲得的安全感。諷刺的是，真正身處風險之中的漁民，卻被推到鏡頭前，成了政治敘事中的「道具」。

回望整場風波，不難看出清晰的因果鏈條：一次救援行動 → 菲方個別官員先入為主的政治解讀 → 中方基於事實與法律的回應 → 菲方不斷調整說辭、加碼指控 → 爭議被持續放大。若說「挑釁」，那並不來自救援本身，而來自對救援的刻意歪曲；若說「搞事」，那也不是提供水和食物的一方，而是反覆製造輿論摩擦的一方。

南海並非一片沒有爭議的海域，但也絕不是非要走向對抗的戰場。中方在整個過程中反覆釋放的信號其實很清楚：堅持國際法框架，尊重事實，反對政治操弄，主張通過對話妥處分歧。遺憾的是，總有人更熱衷於「小動作」和「大嗓門」。而歷史與現實一再證明，真正能讓海面回歸平靜的，從來不是喧囂，而是克制、專業與善意。

林輝煌

為菲律賓允許中國公民免簽入境叫好！



一紙免簽令，架起中菲連心橋。1月15日菲律賓外交部官宣，自1月16日起對中國公民開放14天免簽入境，入境口岸限定馬尼拉、宿務兩大國際機場，覆蓋旅遊、商務兩類用途。這項落實小馬科斯總統指示的舉措，既為兩國經貿往來與人文交流掃清障礙，更是互利共贏的務實之舉，值得由衷叫好。

菲律賓此番推出免簽政策，是立足自身發展需求的精準選擇。旅遊業本就是菲律賓經濟支柱，中國遊客更是當地旅遊市場的

龍頭客源。

儘管2025年中國赴菲旅客數量有所回落，但中國依舊是菲律賓主要客源國之一，當前赴菲境外旅客多來自韓、美、日三國，免簽政策正是瞄準中國龐大的出境游及商務需求，既能快速拉動海島旅遊、餐飲零售等上下游產業復甦，也能讓中菲企業對接更便捷，為雙方貿易投資合作提速。

這更是中菲深化友好、互利共贏的暖心舉措。中菲地緣相近、人緣相親，人文交流本就是雙邊關係的重要紐帶。此前雙方已有諸多旅遊合作共識，此次免簽直接省去辦簽證、等審批的繁瑣流程，實現「持護照說

老油條

做不成國際警察 乾脆做國際綁匪



驚動世界聽聞被美國三角洲特戰部隊從睡夢中被綁架，由直升機帶到美國戰艦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NICOLAS MADURO）和夫人……讓我們先談談這支三角洲特種部隊的前世今生，三角洲特種部隊是1977年組建，首任指揮官是查爾斯·貝克斯上校，該部隊下轄三個中隊，每個中隊約有120名突擊隊員，部隊運作有情報分析師及後勤人員，人數大約1000人……1993年三角洲特種部隊受命在索馬利抓捕當地軍閥法拉赫艾迪德時，由於執行任務美軍黑鷹直升機被擊落，導致全軍覆滅……三角洲特種部隊在編制上屬於美國陸軍特種作戰司令部但在作戰行動中歸屬聯合特種作戰部統一指揮，是美軍五大特戰部隊之一……

當命運鎖鏈正在輪迴，當羅馬帝國成為飄遠雲煙，當大英帝國威風已成歷史黃花。當美國主宰世界強權警察逐漸磨失靈光，沉迷昨日弱肉強食夢幻霸道時，美國一不做，二不休露出了其強盜猙獰無恥獠牙面孔，公然違反國際法賄賂馬杜羅身邊親信內鬼提供的情報，派遣其精銳三角洲特種部隊，靜悄悄直接以直升飛抵馬杜羅官邸，綁架委內瑞拉這個主權獨立總統，美國與以色列可以列稱為地球村頭號邪惡魔鬼……美國毫不含糊公開以國內法到他國去綁架一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所謂販毒者，活抓主權獨立國家總統……赤裸裸觸犯國際法侵略綁架一位合法主權獨立國家的霸道，特朗普這次拋出的理由，不是薩達姆伊拉克洗衣粉，而是指控馬杜羅是背後販毒首腦黑手，以下三爛手段的美國國內法到處抓人手法，使每

一位懷有正義秉持公理的普世蒼生氣憤填膺，痛心疾首……

究其實令美國真正垂涎三尺的目的，卻是委內瑞拉穩藏著豐富石油，藉販毒之名侵犯它國主權強佔它人領土和石油，然後扶植一位親美傀儡人物，再在背後指揮管控委內瑞拉，這種行為就是跟強盜綁匪毫無差別的技倆……美國自圓其說理由薄弱，稱其軍事行動僅協助執行對一名為裝成委內瑞拉總統的毒梟逮捕令，尤其是在特朗普宣稱美國將控制該國的石油產業的情況下……

中國譴責美國行動，美方這種霸權行徑，嚴重違反國際法，侵犯委內瑞拉主權，威脅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敦促美方應停止侵犯別國的主權及安全……美國對委內瑞拉的干預凸顯特朗普世界觀的深層來源，老特毫不掩飾自己對其他國家礦產資源的狼子野心……

他不隱藏想控制委內瑞拉龐大礦產意圖，以及他認為美國石油公司在石油產業國有化時遭到掠奪的想法……

在華盛頓，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民主黨馬克·華納（MARK WARNER）擔憂：如果美國主張有權使用武力入侵並抓捕其指控犯罪行為的外國領導人，那麼有什麼能阻止中國聲稱也擁有同樣權力對台灣領導層採取同樣行動呢？有什麼理由能阻止普京以類似理由綁架烏克蘭總統？一旦這條界線被跨越，有了先例，約束全球混亂的規則將開始崩潰……

然而，特朗普的腦袋認為他制定的規則；其他國家不能同樣享有美國在他指揮下享有的特權……請問美國若不是這地球村的綁匪和強盜，那它又是什麼呢？

稿於2026年1月

高俊仁

中國的「酷」與AI的三岔口



二十多年前，一本《失控》讓凱文·凱利封神，躋身硅谷「預言家」之列，書中關於雲計算、物聯網的狂想，如今早已成了我們生活裡的尋常光景。此前，他在中歐MBA 30週年慶典上發表演講，又把目光投向了更遠的未來——中國的機遇，與AI的迷局。

在凱文·凱利眼中，未來的中國該是一個「酷國家」。這份「酷」，不靠嗓門造勢，而憑三樣硬實力說話：拿得出手的產品、傳得出去的文化、能留住人的城市。試想，當全球消費者像當年瘋搶iPhone一樣，攢著錢等中國的自動駕駛汽車、廣譜抗癌疫苗；當中國的電影、美學不再是小眾圈子的談資，而是能像好萊塢大片一樣，在世界的銀幕上掀起浪潮；當一座座綠色、開放、高效的中國都市，成了全球創客、遊客擠破頭想扎根的地方——這樣的中國，才是真的讓人嚮往。

他還敏銳地指出，中國的發展正在完成從「賣商品」到「賣工程」的轉型。往後的中國工廠，或許不再是飄洋過海的集裝箱，而是打包好的全自動化生產線，運抵世界各地就地造貨。這背後，是龐大的工程師群體，是完整的製造鏈條，是海量的數據支撐——這些，才是創新最紮實的底氣。

在中美AI角力的棋局裡，凱文·凱利看透了中國的獨特優勢——他將中國定義為「工程師之國」，區別於美國的「律師制度」。工程師文化強調試驗、執行與問題解決，不糾結於爭辯推諉。這讓中國在政策制定、技術落地與產業整合中，能以數據和證據為導向，而非依賴意識形態或直覺，我們更擅長捲起袖子實幹，用數據說話，用結果作答。這種「落地為王」的勁頭，恰恰是AI從實驗室走向千家萬戶的關鍵密碼。

當然，預言家從不會只畫大餅，他也直言不諱地點出了AI未來的三道坎。第一道坎，通用人工智能未必會來。那些動輒千億

參數的大模型，說到底不過是專業AI的「拼接怪」，未來的智能世界，更可能是「百花齊放」的專精選手，而非獨攬一切的「全能冠軍」。第二道坎，超大計算中心未必是正途。當雲端算力愈發臃腫，邊緣計算的星星之火已然亮起，手機、汽車、傳感器這些身邊的小設備，未來或許能用開雲端「拐杖」，獨立完成智能決策。第三道坎，AI未必會搶走飯碗。它能替醫生看CT，卻替不了醫生拍板定奪；能幫白領寫報告，卻替代不了創意與判斷。說到底，AI革的是流程的命，而非人的命。

那麼，AI的下一站究竟在何方？凱文·凱利給出了三個明確方向：能感知現實的空間智能、能讀懂人心的情感智能、能自主幹活的智能體。當AI能看懂三維世界，能安慰失落的孩子，能像員工一樣協作「打工」，一個全新的智能經濟時代，便不再遙遠。

他還強調，AI的發展將經歷長達十年的吸收與整合期，人類的工作方式、管理邏輯、績效指標，都需要重新設計以適配人機共生的新環境。從產業影響來看，AI的內部應用會比對外銷售的AI產品發展更快，許多不直接生產AI的公司，會在流程管理、客戶服務等環節引入AI，打造看不見的核心生產力。這就像電力發明初期並未立即改變工廠結構，直到工廠適配電力的分佈式特性，才引發工業體系的質變。

同時，AI將率先衝擊以知識為核心的行業，軟件開發、教育、金融等信息密集、語言驅動、邏輯清晰的領域，都將成為AI大展拳腳的賽道。

最後，這位老人面對AI的浪潮，留下的核心建議是：保持樂觀。樂觀無法保證成功，但悲觀幾乎注定失敗。樂觀不是天生性格，而是後天的主動選擇。

人類每一次進步，都是由相信未來會更好的樂觀主義者推動的，面對AI，與其恐懼抵抗，不如擁抱學習，才能抓住技術革命帶來的全新機遇。

特別是隨著中國春節旅遊旺季的到來，這一政策來得正是時候。

放眼東南亞，多國都在優化對華簽證政策以搶抓客源和商機，菲律賓的免簽舉措，讓自身在區域文旅與跨境貿易競爭中搶佔先機，也為區域人員、資金流動添力。政策設定一年有效期並將適時檢討，更顯務實穩妥，既能通過實踐檢驗成效，也能根據雙方交流實際動態調整，讓互利之路走穩走遠。

無論如何，這扇剛剛打開的門傳遞出的開放合作信號，比政策本身更為珍貴。

免簽從不是終點，而是中菲合作的新起點。期待這份便利能化作兩國民眾往來的加速器，讓旅遊熱度帶動經貿升溫，讓民間友好夯實國家友好，推動中菲在貿易、投資、人文等各領域合作，邁向更深層次、更高水平。

寫於2026年1月16日